

品读老屋背后那棵古槐

□ 吉安生

春天已经来了有些日子了,老屋背后那棵古槐还是过冬时的模样,干枯黑瘦蓬头垢面。这让我很为它着急,禁不住朝朝朝夜夜不能忘,每天早晨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冲到树下,仰头查看硕大的树冠间有没有什么动静,可它总是苞也没一个,让我更加着急上火。

人一急,就想得多了。老黑槐是不是没能熬过寒冬,要不怎么都这时候了还没动静,连口气也不吐呐,连丁点儿水气绿意都不显露?亦或还是老得百八十岁的老人般腿脚迟笨,蜗牛样极其缓慢地蠕动着在通往春天的路上?

迎春花开啦,一朵朵嫩黄的花缀满枝条,欢快地迎风歌唱:春天来了,春天来了……老黑槐依然酣睡不醒。杏花白了桃花红了柳树绿了,老黑槐依旧赖床不起。惊蛰过了,春风过了,眼看就到了清明节气了,山青了水绿了土润了风柔了气暖了,大街小巷姑娘们都迫不及待穿上花样的短衣薄衫亮色秀美了,百花次第绽放比肩竞秀喧嚣热闹渐近尾声了,老黑槐还是不动声色,赖在冬日里不想出来,仍旧是干枯枝节暮气沉沉,僵死一般在春暖花开时节显眼煞景。

虽急火攻心心急如焚,但再一寻思,立马否定了先前的判定,这么高大威武根深杆壮枝繁叶茂的树怎么会轻易就死了呢?绝对不会的。历经多少个酷暑严寒,经历过多少次风吹雨打都活过来了,都成长为参天大树了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呢?绝对不会的!它一定是在用死相作掩护冷眼观望着,静着性品评着眼目下这春天以及这春天的温暖。

一个接一个的晴好天气之后,老黑槐茂

密的树冠上,一枝去年生发出来的嫩条终于绽出了几片糯糯的弱弱的芽叶,哨兵般悄悄地侦查风情,查勘气象,其余的枝条则按兵不动,静待老黑槐的命令。但老黑槐还是一如既往地观望着、品评着、审视着、踌躇着,进发春天的号令迟迟不见发布。

又是一个晴好天气,温暖已经渐变成炎热,绝大多数人都觉得继续春捂业已不合时宜了,你追我赶地露胳膊晒大腿,把那句:“吃了端午粽再把棉衣存”的老话早撂倒了脑勺后面。年逾八旬的老母亲,看见她的曾孙被换上了薄俏的春衫秋裤,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山桃木拐棍子戳戳的叮铃咣当的,平时的慢声细语立马改换到了速射模式,厉声勒令也五十多多的我马上给她曾孙子换衣“春捂”,“好几十的人了还不省事,小胎娃子筋骨嫩哪敢经风寒,最少得过了端午,还念过书哩,不知道二月春风赛剪刀吗?”

人老话多。老母亲说叨起来话就像那老黑槐硕大树冠上的枝枝叉叉,哪年哪月桃花雪怎么怎么了,哪年哪月倒春寒如何如何厉害,那一年麦子都抽穗啦还来霜冻……

欲知山中事,问询打柴人。过来人经见得世事多,吃的盐豆子比我们吃的大米粒多,说出来大多是吃一堑长一智的人生经验,应该不错,可又有谁能听人耳呢?明知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可又有谁能耐着性情听历经沧桑的老人把话说完的呐。很多时候许多情况下我们可能都是背过身转过脸就讥讽笑话他们落伍过期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

不撞南墙不回头。但吃过亏撞过南墙的人是深知其中厉害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绝对不是谁凭空捏造的,心有余悸啊!

村里那个一直自称九十九的叫槐娃的老爷爷,已经很迟缓很迟笨了,印象中总是面目黧黑,长年累月着厚重的黑衣黑裤,时常在老槐树下或蹲坐或游移,对过往认识的不认识的村中少小叫喊:饱带干粮热衣裳,饱带干粮热衣裳噢。这个从饿死人的年景中活过来的人,很是有点意思。在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后,收获的粮食几乎撑破了家中的仓子,但老黑娃就是倚老卖老死拗着不许孩子们菜卖余粮,它自始至终固守着“今年不知明年事,今年收了谁知道明年咋着哩,非要卖也得等明年收下了再卖”的老理儿,很让孩子们心烦又无奈。这年头只要手中拿着票子,什么买不到?非要晒干扬净搬进挪出的费劲儿下苦力。

小村里的人们都认为老黑娃老憨啦。想喊想叫,想说想道就由着他喊叫说道吧;谁让他老了憨了呢。

“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话都已经过时了,阴晴风雨气象变化自有卫星探测精准预告,2018年春天的一场大风强降温消息被各级气象部门预告各种媒介播报之后,不管不顾地硬生生地扎进了人们的心里。

强劲的西北风携带着刺骨寒心的霜冻乘着阴雨夜的黑,从天而降,横扫田野山川,夜间最低温度骤降至零下6度,且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影响面积之大多年不遇。这次大风强降温一下子就把进入春天很深的人

们、花草、树木刮回逼退了严冬时节。

风云可测,灾害难防。人的力量在突如其来来的经年不遇的大自然灾害侵袭面前显得十分微弱,异常有限。

天寒啦地冻了,人无非把已经压到箱底的棉衣厚裤再套到身上就过去了,但刚刚发芽正抽枝开花结果的树木稼禾就难逃此劫了,个个被冻得歪了脖子耷拉了头脑,夭折于狗年春天的变数中。塬上塬下,平原沟谷的果园落花败叶惨不忍睹,农人哭天抹泪叫苦不迭。

毕竟已经是春天啦,不是寒流霜冻久待的时节了。就在这寒风冷天气数将尽之时,我突然发现屋后人春以来一直枯瘦僵硬的老槐树有了动静来了精气,满树的枝条变得柔软,多了些生命即将迸发的青绿,接着就是“噼里啪啦”吐翠绽绿的浩大阵势,真正的来势迅猛势不可当。

到了这个时候,经历了这场风寒霜冻,我似乎渐渐读懂了屋后的老槐树。

如果说风寒霜冻是从天而降的,那么春天的地温气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把庞大的根系深深植入大地深处的老槐树应该最有话语权吧。

不是不动不是不发,而是蓄势聚劲择机待时爆发速动,一旦启动必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遏制的蓬勃生长,茁壮成长。这应该就是屋后老槐树的老道精明或者说人生经验吧。

老人、老树、老话,还真是我们应该虚心、静心、潜心品读的书籍。

下雨,不打伞

□ 赵晓爱

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对雨的喜欢程度那是透进骨子里的,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农民没有礼拜天,更没有五一、国庆长假,下雨天就是星期天,下连阴雨就是五一、国庆长假。

下雨啦,一夜未停……父亲身上的雨衣被洗得黑亮,满脸是水,雨衣滴着水珠,黑亮的雨鞋鞋帮上全是泥,鲜翠欲滴的韭菜滴着雨水,沾着泥,母亲接过韭菜,多日忙碌脸上的疲惫一扫而尽,满脸笑容。案上面盆里早已发好面,中午要包饺子或者做馅饼了。这是惯例,下雨天,必然是美食节:包子、饺子、油饼、扯面、奇香无比。

雨稍歇,巷子里商客不断:豆腐喽,卖肉喽,豆腐脑,凉皮喽,一翘翘,赶场似的,母亲顶着草帽出门买东西了,一会功夫,案上摆满吃的。

我们一骨碌爬起来,穿上衣服,套上雨鞋消失在雨帘里,麦场边池塘里水涨起来了,一条条黄色的水沟,从各个巷子口汇集而来,冲进池塘里,像一条条泥鳅。

麦秸秆垛子像一个个穿着蓑衣的老翁,在雨中盘坐开会。小伙伴们比着自己的雨鞋,谁的颜色鲜艳,谁的鞋帮子高,一处有积水的洼地,小伙伴们都争着下水,平静的水面一下子被搅动,一圈一圈的水波向远处推去,

又一圈一圈地涌来,来回走动水圈便无休止地来来往往,看得人头晕。

一个趔趄摔倒,浑身湿透,鞋子里也灌满水,哭着鼻子回家,换来一身行头,笑着又来啦……

一个上午一片水洼地:打水漂、扔砖头、放纸船、抓蚯蚓、灌蚂蚁窝……乐此不疲,直到巷子里炊烟袅袅,香气四溢,父母轮番喊着回家吃饭,才一步三回头地回家去,这才发现衣服鞋袜早已湿透,肚子也饿瘪了,狼吞虎咽,来不及细品美味,匆匆填饱肚子后,又冲进雨帘里。

雨打在头上脸上很舒服,不一会功夫,人又聚齐了,继续上午的游戏,直到天色暗下来了,雨渐渐沥沥没有停的意思,晚上回到家才傻眼了,所有的衣服鞋子又全都湿了,明天无法出门了……

天气放晴,阳光格外刺眼,到处都像刚擦洗过一样新,池塘里的水满了,青蛙大概喝的太饱,发出呱呱的叫,庄稼也来了精神,站得笔直,就连杂草也不再贴着地皮了,昂起尖尖的脑袋,蚂蚁从窝里拱出来,洞口像用小米整齐堆砌的沙滩,蚂蚁们站在洞口晒着太阳,挠着触角,蚯蚓有的把身子拉的展展的,有的蜷着身子躲在草丛里,有的扎在松软的泥土里睡大觉,随处可见的花便是它们的领地。

爷爷大伯们查看了墒情,满脸喜色,大赞:这一场雨下的好哇,省了不少钱,又增了不少产!

当然雨也不是都那么尽如人意。有时十天半个月都没有下雨,跑过去身后都扬起尘土来,庄稼更是没精打采,好容易远处天边乌云滚滚,头顶上乌云密布,雷声阵阵,眼看就要下雨了,豆大的雨点砸下,空气里顿时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地皮还没有打湿,一阵风刮来,把雨带走了。分分钟空气又弥漫着热浪,让人烦躁不安。

有时候突然大风四起,大雨劈天盖地打来,全家人坐在屋檐下感受这份喜悦,突然地上蹦起的冰豆子,让父母眉头紧蹙,面色大改,不谙世事的我们却兴奋捡起来玩。雨后巷头抛售裂口的西瓜和坑坑洼洼的苹果、

桃子,味道大打折扣,这时才咀嚼出那些冰豆子的酸涩。

还有时候正值收割,雨像迷了路一样盘旋在头顶一直下一直下,家里到处散发着霉味,大人们都厌恶地说天漏了。实在等不及大人们穿着雨衣雨鞋带着我们冒雨收割,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饭桌上的馒头粘牙打转难以下咽不再那么松软可口,才慢慢品咂出生活的艰辛。

茶余饭后,乡亲们聚在巷子口,坐在石条上,探讨最多的还是雨的话题,从春天到冬天:什么“春雨贵如油”啦,“雷声大,雨点小”啦,“秋后西风雨”啦“一层秋雨一层凉”啦,“冬小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下雨我都会莫名兴奋,冲进雨帘里,不打伞,任雨滴打湿衣发。

在下雨天,撑伞游走在光鲜亮丽的街道,穿梭在琳琅满目、一尘不染的超市里,寻找油饼、包子、凉皮的影子,买上韭菜和肉回家,一个上午,忙忙碌碌过后满桌子的菜,全家人围桌而坐,举筷却犹豫不决,饭菜怎么也不见下,我连连挑进碗里,吃起来却味同嚼蜡,不禁黯然伤神:是呀!曾经的珍馐佳肴已成为家常便饭,哪里还能提起大家的兴趣?

走出水泥堆砌的楼舍,漫步雨中,看着水花在周围绽放,溅起水雾打在怎么也湿不透的鞋子上,任由雨滴渗透衣发,朝雨幕中走去,尽享这份惬意。

过往行人纷纷减速回头,投来莫名的眼神:离家出走?家庭不睦?想不开?

不想解释,匆匆逃离回家!

雨让我坐卧不宁,儿时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隔着玻璃,隔着梦。永远干燥整洁的房间,柜子里怎么也换不完的衣服鞋袜,在松软的铺盖里进去梦乡:连阴雨滴滴答答,庄稼喝饱了,人也养足了精神,池塘的水又满了,几只白鹅欢叫着下水了,小孩子们扛着网杆提着水桶捞蝌蚪和小鱼了,巷子里又飘来阵阵饭香,韭菜包子,油炸饼,还有饺子,扯面,母亲亲切呼唤我的乳名,我一步三回头地朝家走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家门,到处烟雨蒙蒙,我没有打伞……

